

廖省:林越

# “名嘴政治”能行得通吗?

这两年多来,美国在针对中国的贸易战、科技封锁都铩羽而归;在香港、新疆、南海挑拨的动乱也徒劳无功。如今,白宫手中能为难中国的只有“台湾”这张牌了。在美国的授意及摆弄下,台湾民进党“深绿”政客认为天赐良机,“台独”的狂妄愈发嚣张了。

有鉴于此,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1月5日正告此类“台独”顽固分子:“凡是数典忘祖、背叛祖国、分裂国家的人,从来没有好下场,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。”大陆方面将台湾的“行政院长”苏贞昌、“立法院长”游锡堃以及“外交部长”吴钊燮3人列为“台独顽固分子”,将依法对“台独”首恶的这三人追究刑事责任,终身有效。

登上“台独黑名单”后,游锡堃笑称“引以为荣”,苏贞昌则扬言“不受威胁”,而吴钊燮自夸,“很多人因为未上榜而感到嫉妒”。一批小虾兵的

“台独”分子也叫嚣极端言论,想名列榜上。但上榜者真能像他们想象得那样“潇洒”吗?恐怕真实情况正好相反。

台湾《风传媒》8日报道,民进党前“立委”郭正亮表示,上榜的台湾官员级别非常高,警告意义严重,表明两岸关系已相当危急。他说,列出这份名单是一种杀鸡儆猴的姿态,绝非只是点名,因制裁包括与这些人有互动的机构,且是终身追责,不可能玩虚的。

首先,可以看苏贞昌“上榜”的后续效应,因为政治献金必须公开的。例如苏贞昌的女儿、“立委”苏巧慧的捐款企业,排名前十的有几家在大陆都有业务,这些都是可以查得到的公开数据。苏巧慧未来很可能想要竞选新北市市长,这肯定受到影响。金主们不敢和她接触,必然有寒蝉效应。虽然“苏系”还能在别处

募钱,但政治献金的规模必然非常少。

“台独名单”对于民进党在选举这一方面的行动,无疑有着相当大的影响。在台湾地区的诸多企业中,排名前五的企业中的80%,都在大陆地区有着相应的业务运营以及合作。雅虎新闻报道,台财经专家赖宪政在电视政论节目上说,选举要有资金活水,2020年上市上柜公司在大陆投资的有1199家,他们将不敢再以公司名义捐款给“台独分子”。

《中国时报》9日刊登的评论称,2020年民进党收入8.5亿元新台币,支出7.7亿元,其中政治献金1.45亿元,大陆制裁名单出炉后,民进党难免会失去部分政治献金,可能打乱未来选举阵脚。大陆金融企业、银联或中国人民银行开发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甚至可以禁止上述3人的亲戚及

关联企业使用其结算系统,相关企业将会受到致命打击。

岛内媒体人吴子嘉认为,国台办对台独最具杀伤力的是修理台商与金主。明年是议员选举,苏系议员约有10几个,很多大咖的台商,从前天起就不敢接苏贞昌电话。长期以来,苏贞昌及其派系接受大量政治资金支持,他被制裁后,这方面的资金来源就会被切断。

政论员邱毅6日在其平台发文说,国台办宣布要针对顽固“台独”分子施以严惩措施后,台陆委会强硬回应表示要予以反制报复。他提醒:“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所报复的对象,很明显是岛内的统派组织和人士,因此未来民进党当局在行政上‘查水表’、司法上列入罪、检调上枉法搜索、舆论上大扣红帽的行动,将会愈演愈烈,愈发疯狂。”

而国台办的最新举措呈现几个特点:一是大陆对统一行动或有时间表,对“台独”分子已列有清单;大陆为“台独”制订了“可操作性定义”,除当政者外,绿媒名嘴、台独红人、金主、学者将被纳入;受惩的“台独”分子被公诸于世,使其叛国罪行四海皆知。

《亚洲周刊》第46期笔锋的“绿营名嘴执政,国安嘴砲乱射”评论:“台湾的执政当局除了用‘网军治国’带领风向之外,内阁官员、国安局长更是把电视政治评论的‘名嘴治国’搬到政务处理上,而‘网军’和‘名嘴’的治国更让民进党在很多决策上,充满了虚饰夸大的论述,在实务执行上却毫无作为。”把民进党的“嘴脸”打得满地碎牙。

国安局长陈明通谈两岸议题时表明:“依据对大陆的情蒐及情研,中国大陆在2024

年前不会对台动武,也不会对台湾外岛包括东沙岛进行军事行动,更宣示蔡英文的任内两岸是和平的。”他敢在国会上直白宣示北京没有动武迹象,连时间都明确点出,只能说依靠的绝非情资、情研,而是凭借“名嘴”在电视评论时的伶牙利齿、夜郎自大。

全世界的基本常识是,国安情治最高首脑若知道十分,对外只透露一分,是为了保护情报来源或为了不让敌方警觉到情报外泄;可能只有台湾的现任情报头子“知道一分”却夸大地说成十分,这不是“虚张声势”的炒报,却披露了台湾国安系统内的浮夸和隐忧。

民进党当局应该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发展,而不是处处破坏两岸关系的进步,这样的行为无异于玩火自焚。中国统一是必然的,不要对“美日派兵援台”抱有任何幻想。中国官方的言行和警示已十分明确,台湾民众切莫被嘴炮连天的“名嘴政治”所迷惑,误导了。

杂谈大变局(十二)

## 阿富汗变天和麦金德理论的破产

——三谈麦金德《陆权论》的影响

雅加达:许己斌

麦金德本来是英国的一名国会议员,由于在120年前提出了《陆权论》,摇身一变,成为了“地缘政治学家”。他曾大胆预言:“谁统治‘中心地带’,谁就控制了世界;谁统治世界岛,谁便控制了世界。”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地缘政治学理论。

20年前,正当《地权论》发表一百周年之际,发生了9·11事件,美国乘机借反恐为名,入侵阿富汗,同时还强迫阿富汗周边的许多国家提供机场充当空军基地。强势地介入世界岛的“中心地带”,等于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后方和腹地插入一个战略楔子。联合北约盟友,企图控制“中心地带”,控制世界岛。

美国在阿富汗折腾了二十年,损兵折将,消耗了数以亿计美元的军费,终是不能让阿富汗人民屈服。最后,只得灰溜溜地败退了。那荒乱逃命的镜头通过互联网,传遍了全世界,再次重现了“西贡时刻”。(还有人叫它为“喀布尔时刻”。)

美国从阿富汗仓惶撤退,是一个历史大事件,是亚欧大陆划时代的大事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,民族主义浪潮兴起,殖民主义体系迅速瓦解。阿富汗是“世界岛”中心地带最后一个摆脱霸权主义控制的国家。

从地缘政治来看,霸权主义失去了在“中心地带”的影响力。

阿富汗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。阿富汗周边国家都是“一带一路”的热诚伙伴。加上中巴经济走廊、中国伊朗二十五年合作协定,都将会对区域的整合产生重大影响。

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取得重大成就,习近平提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,配合“一带一路”的宏伟地缘政治理论,可以想像,在不久的将来,在中国的主导下,中亚、南亚以及中东,将完全有可能形成一个繁荣的大经济圈。

阿富汗的重建,可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。

在美国军事占领期间,阿富汗经济非常落后,人民生活穷困。美国撤退后,又落井下石,冻结了上百亿美元存放在美国银行的资金。给阿富汗的重建,雪上加霜,制造了困难。

阿富汗重建的关键是“包容”和“反恐”。所谓包容,就是族群之间的和谐相处,以及文明间的共存。只有一个包容的政府体制,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全国各族各阶层的人民,共同努力建设。至于反恐,是保证阿富汗发展安全的必要条件。在反美斗争的二十年间,阿富汗曾经相对容忍伊斯兰国(ISIS)和东伊运(东突厥伊斯兰运动组织),但是这两个组织都是极端的恐怖组织。特别是“东伊运”,美国突然把它从恐怖组织名单中消除,还积极支持它们联合逃亡的维吾尔极端分子,对中国进行捣乱和攻击。无疑的,恐怖分子在阿富汗的活动,将对阿富汗的和平重建,产生极大的安全隐患。所以,阿富汗新政府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念,在包容和反恐方面,做好功课。上合组织成员国,必定是阿富汗人民的坚强后盾。

阿富汗资源丰富,与中国有着市场、科技、人才、资金等互补的优势,又是邻居。这也是阿富汗重建的极重要的、有利的物质条件。

“世界岛”能够开始有这样的重大变局,主要原因是全世界民族主义的兴起。特别是正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,新时代社会主义制度备受关注,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。让全世界发展中国家迅速地再觉醒。越来越相信中国,要跟中国做朋友,羡慕中国模式。“东升西落”,东风压倒西风!真是势不可挡!

随着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,宣告了麦金德地缘政治理论的破产。为什么?因为他,麦金德,只配为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做嫁衣。没戏了!逆流者必亡。

又是阳光明媚的天气,是出户步行沐浴阳光的好时光。

走到省长官邸前的桥头凉亭,下了十几级的台阶,上了桥面,轻松漫步往对面河岸走去,心头有丝别样的感觉,想到今天要下到对面河城区旧地重游,于是加快脚步,一会就到桥头,转到塔碑后,下了廿多级台阶,就脚着对面河城区的土地上。

眼前一亮,对这里仿佛熟悉却又陌生。早在60-70年代来过此几回,但时过境迁,原先凹凸不平的土石路,今已铺成了平坦的柏油路,这是至今对面河区域唯一一条沿着河边通向上游与下游的马路。从前这里清一色的高脚木屋,今几乎已改建成水泥砖屋,即便还是高脚的,也已改用钢筋水泥铸就之,因此区域多为洼地,大水涨时变成了水乡泽国!

记得很清楚,当年这对面河居住有三户华人,一家姓谭开小金铺的广东人,一家姓周开小吉埃(ke-dai)卖杂货的潮州人,另一家姓关是修理脚车的福善仙人。这三户人家的子女都是与我念同所学校的,姓谭与姓周的都有一孩子与我同班过,所以对他们的印象特别深!我很佩服他们当年为了上学,一大早就得从这边乘人力舢舨,风雨无阻,有时冒着河水涨时,水流湍急的危险过河对面去上学。

我走到记忆中三户华人的旧址,举头张望,已认不出是哪处了!

走在路边,见有一本地人坐在店屋前,于是我走近与他打个招呼,问声您好,他微笑着也回了一声“您好”,他很和善,见到我一个陌生人到他们的地方来,既是惊奇却表示欢迎,还仔细打量我说好面善,要我脱下帽子与口罩,他想详细看看我是谁!我照做了,他一看笑了:“原来是你!当年(68--75年代)常在足球场上跑动的唯一华人裁判!”我也说:“当年你们这里有一支强劲的球队,参加占碑市足球循环赛,其中不少球员是我朋友呢!”他自我介绍:“我叫雅辛,当时我只是球队的少年组成员。”我说:“难怪不认识你,这么讲我比你大,称呼你为弟弟该可以吧?”他说当然可以,哈哈……我们都笑了。

有了共同的语言,聊着聊着,我就问他,当年这里有三户华人,今还在吗?他说原来开金铺的早已不住这里,另一姓周的,他孩子就在后面近河边处开哇弄(warung),接着指向

对面一间小哇弄说,那就是姓关的孩子开的。于是我告诉他要见姓关的校友,临走时他对我说,如有过来对面河这里就来聊聊,我说一定,一定!

走到对面哇弄,见店前有一中年妇女与一十来岁的女孩,看上去都是单眼皮,褐肤色,像似华人又像本地人。我就用印尼话问她们,你们会讲中国话吗?都摇摇头,我只好继续用印尼话问:“你们的大人是姓关的吗?”中年妇女回答说:“我父亲是姓关的。”小女孩说:“是我公公。”于是我问:“你公公在家吗?”“在屋里。”说着就进屋里去,不一会,一位有点面善的男人走出来,会向前问他:“您是关x x吗?”他回答说:“我是他弟弟,我哥已过世了!”“哦哦,原来是弟弟,太像您哥了!”

于是他主动伸手与我这位突然来访的华人同胞握手,还要请我进

和善地问:“Ko,要找谁呀?”我说要找姓周朋友的孩子,他们立刻起身带路,指着一间小哇弄说:“就在此!”还喊着:“伊宛,有人找你!”我道了谢就走到小哇弄前,迎面出来一位五十来岁的男人,是华人面孔,店里收钱桌边坐着一位本地方妇女,应该是他太太吧。

我问伊宛:“你父亲是周x x吗?”他回答:“是呀,阿叔是谁?”“我是你父亲的朋友,想来拜访他!”伊宛说:“他已搬到对面城区与小弟同住。”于是他请我坐,还递来一杯矿泉水,然后就拨打他父亲的手机,让我与他父亲通话!起初他忘了我是谁!我提起往事说:“当年您邀我们过河来进行羽毛球友谊赛,在您家后面的羽毛球场进行的,而且是晚上,球场两边各挂起四盏汽油灯。”这时他才记起来说:“是,是,当年你们过河来进行友谊赛!”



### 旧地重游散记

占碑:常青

屋里坐,我说不用客气,站站说话就好,于是他叫他孙女拿出一杯矿泉水请我喝,我接过说声谢谢。

于是就聊起来。我说:“你姐姐与哥哥都是我的校友,与你哥较熟悉,可惜他已过世了!”“我哥与嫂后期旅居麦加,在那里过世的!”原来对面区的华人都已与本地人同化了,与本地人通婚,而且回教信仰很深浓,愿旅居麦加而过后世埋骨于该地,可想而知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全占碑市唯一姓关的仅此一提,先前曾听一姓刘的叔叔说过,每年刘关张房间(宗亲会所)要祭祖,就得派人特地乘小舢舨过河来通知,可见当年华人同胞的宗亲情意识是多么深重!

现才悟到,眼前这位弟弟的也与本地人通婚。怪不得他女儿与孙女是单眼皮,却褐肤色。

聊了好久,就告辞说要去姓周学长的孩子,他指着对面说:“往前下坡走,左边有间哇弄的就是。”

我顺他指的方向走去,一路上遇到坐在屋前的本地人,他她们很

他于是问我怎会到他孩子家?我说:“因时常在桥上步行运动,就想到您,还有另外两户华人是住在对城区的!大家都感戴月不饶人,今已是八旬的耄耋老人了。”他说:“现身体健康也欠佳,少到对面河孩子家,只常通过手机联系。”见不着他,却能在手机里叙旧,还是满足的。于是我也向伊宛告辞,临行时他很感动地说:“很高兴阿叔到对面河这边看望我父亲,令我伊宛感到荣幸。”因为除了弟弟外,就从来没华人来过他们这里!他期盼着说,如再出来步行运动时,就来伊宛这里坐坐!我说:“一定,一定再来!”握手告辞后,

带着一颗舒畅的心,踏上回对面城区的桥面。此时快中午十一时,阳光更灿烂,开始灼热,就加快脚步往回走!

今天总算不虚此行,不仅释怀多年来对“偏远地区”华胞的眷意,又多识了对面河区的当地人,可谓收获良多,满载喜悦而归!

陈氏家族

在印尼如雅加达、万隆和泗水等几座城市,新生代的爵士乐家纷纷涌现。说起泗水的爵士乐,大家一定会联想到一个家族。在印尼,当大家谈论起“陈”(福建话:Tan)这个姓氏,通常会直接想起陈埔毕。这很正常,因为陈埔毕最为有名。尽管如此,但陈埔毕并不是家族里唯一一个音乐家。

陈埔毕的音乐天赋来源于他的父亲陈庆和(Tan Khing Hoo)。陈庆和擅长拉小提琴、吹小号和弹扬琴(Khim)。在十个孩子中,有五个是从事与音乐相关的。第一个是罗伯特·阿尔伯特斯·丹希尔(陈观英, Tan Kwan Ing, Robert Albertus Tanzil),在泗

水以弹奏夏威夷吉他而出名。其余四位则在爵士乐方面有不少造诣,分别是:陈德迪(Teddy Chen)[陈观雄, Tan Kwan Hiong, 泗水, 1924-维尔克(Werkhoven), 荷兰, 2016]、陈尼哥(Nico Chen)(陈观德, Tan Kwan Tik, 泗水, 1928年-泗水, 1989)、陈约毕(Jopie Chen)(陈观群, Tan Kwan Koen, 泗水, 1931-泗水, 1990)和陈埔毕(Bubi Chen)(陈观仁, Tan Kwan Djien, 泗水, 1938-三宝壟, 2012)。

他们家族的姓由Tan(福建话发音)变成Chen(普通话发音)是由于父亲的原因。陈庆和曾在中国上过大学,思想开放且进步。在他返回印尼不久后,清朝(满清)被推翻,国民党建立了中

## 土生华人与爵士乐(6)

艾尔弗雷德·迪科阿鲁(ALFRED D. TICALU)



从左到右:陈尼哥(Nico Chen)、杰克·雷蒙斯(Jack Lemmers)(Lesmana)、陈埔毕(Bubi Chen)、托尼·斯科特(Tony Scott)和陈约毕(Jopie Chen)。摄于1960年9月,泗水。

华民国。陈庆和在泗水同几位朋友最先剪掉了自己的辫子。陈庆和随后向他的孩子介绍“Chen”是他们家族姓

的普通话发音。而最先在公众场合使用“Chen”的是陈德迪(Teddy Chen)。他认为这种用法是正确的,因为全球

华人更熟悉这种拼法。陈德迪亲自教导的几个弟弟也随他一同改为使用“Chen”这个姓的拼写方式——其他兄弟姊妹则仍旧使用“Tan”。

陈氏家族正统的教育背景折射出了他们思维方式的开放与进步。陈庆和的所有孩子都在荷兰学校上学。这也许是由于他的妻子李苏珍(Lie So Tien)的父亲是一位华人雷珍兰(注:荷兰殖民政府封予华人名流的中尉军衔)的缘故。然而,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接受过正统的专业音乐知识教育——陈德迪和陈埔毕则有幸曾在美国,在德迪·威尔森(Teddy Wilson)指导下学习爵士钢琴的书本理论知识。

陈德迪在泗水上大学的

时候,读的是医学专业。但是还没有毕业,他就去了鹿特丹荷兰经济学院(Nederlandsche Economische Hogeschool或“NEH”)学习经济学。退休后,他又去了莱顿大学(Universiteit Leiden)学习汉学,研究道学和佛教。精通英语的陈尼哥曾在泗水的一所华人学校教英语。陈约毕则获得了簿记学的文凭并从事簿记员工作。陈埔毕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医生,但是内心对于成为爵士乐家的想法更强烈。于是高中毕业后,他就成为了一位职业爵士乐家。

(原载《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(第二册)》。本篇未完待续)